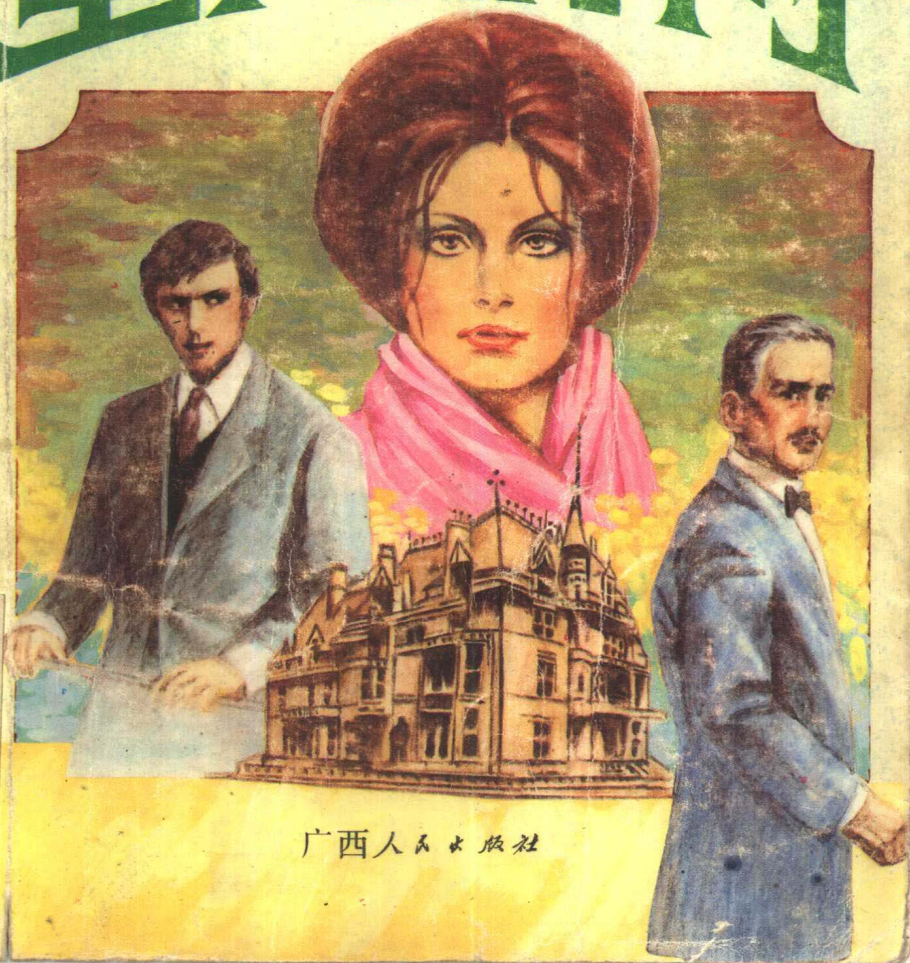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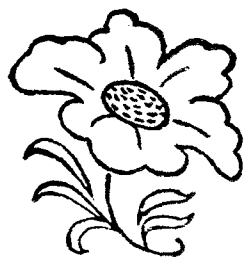
RU QING WANG
MEI GUO
BEIER WA·PU LIE EN ZHU

〔美〕贝尔瓦·普列恩 著

堕入情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墮入情網

☆
潜入情网(上)

〔美〕贝尔瓦·普列恩 著

刘崇丽 刘晓林 译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0 印张 插页2 222 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3,500 册

ISBN 7-219-01114-8/I·308

定价：3.40 元

堕入情网(下)

〔美〕贝尔瓦·普列恩 著

刘崇丽 刘晓林 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9 印张 插页2 200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3,500册

ISBN 7-219-01115-8/I·309

定价：3.10 元

**“一代过去了，另一代接踵而来；
而世界却亘古长留。”**

——基督教箴言

目 录

第一卷	坎坷的历程	(1)
第二卷	狂乱的风	(193)
第三卷	草 地	(315)
第四卷	雷 鸣	(402)
第五卷	千流归大海	(527)

第一卷

坎坷的历程

我们的故事开始在一间温暖的小屋里。里面摆有一张桌和一只黑铁炉，四周糊着陈旧的带红花的墙纸。孩子躺在摇床上，温暖而舒适，母亲在桌子与火炉之间安详地走动，一边用她那颤抖的嗓音低声哼唱着一支歌词含混不清的催眠曲。这歌声本意是欢乐的，可孩子却从里面感到一种无言的悲哀。

“别唱了，”小女孩恳求道。母亲停止了哼唱，她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。

“没想到，”她对丈夫说，“安娜不喜欢我的声音！她今天要我别唱了。”

父亲笑了，他抱起安娜。父亲有着黄褐色的胡须和一双朦胧的蓝眼睛。他动作缓慢而温柔，尤其是当他触摸母亲时，更是如此。当他拥抱着母亲的时候，安娜总会感到一种很

大的安慰。

“亲亲妈妈！”安娜说。

他们又笑起来。孩子明白他们在笑自己，可她知道他们非常爱她。

长年累月，生活一如既往，单调而刻板。屋里，母亲永远在火炉与桌子之间走动。父亲在前面的店铺里替人钉靴、切割做马具的皮革。而厨房背后，那间产房的大床上，一年之后，母亲又生下了一对男孩。他们象安娜和父亲一样，也是一头红发。

在悄无声息的夜晚，安娜坐在台阶上，凝望着天空中的星辰。它们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？有人说，它们是火。又有人说，地球就象星星一样，也是一团火，假如你在极远的地方观察它，它也象星星一样闪着光。可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父亲不知道，他从不关心这类事情。只要不是圣经上讲的，他是决不会感兴趣的。母亲却叹息着说，她也不知道。要是个女人能够受教育，能懂得这些神秘的事，那该多好。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，有个犹太教士的妻子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，那儿很可能会学到关于星球的知识，还能学说外语和许多别的东西。可是，学费一定很昂贵。不过，即使学了那些知识，在这个村庄，在这样的生活中又有何用？

“当然，”母亲说，“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得有用，有些事物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本身的美。”她凝视着远处的黑暗。“可能过一段时间后，情况就会有所不同，谁知道呢？”

不过，安娜对这些神秘难解的事也不十分当真。此刻，星星在头上闪烁着，空气轻盈如丝，远处地平线上冒起层层云朵，夜风夹着丝丝凉意。越过公路，有人啪啪地关上了百

叶窗，安娜起身走进屋里。

有时，安娜从父母的闲谈中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，他们常在晚上重复着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那就是美国。安娜看过一张世界地图，她知道如果旅行若干天后，就会到达欧洲的终端，而这个称为欧洲的大陆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。然后便是海洋，比欧洲宽阔得多的汪洋，乘船过海得航行好多天，这令人既兴奋又惶乱。

当然，村里许多人的亲戚已到美国去了。母亲一个堂妹的女儿，露丝表姐就住在纽约。在安娜出世前她曾住在这里。海外的信件带来了种种传闻：在美国，人人平等，没有贫富之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这是一块充满平等正义的国土，人人都一样。不仅如此，美国还是一个可以使你发迹致富，可以使你戴上金手镯，用上银叉匙的乐土。

迁走的事，父母商谈了很久，但总有种种理由使他们无法脱身。首先是祖母患了中风，而美国人是不会接收她的。当然，家里的人更不可能弃她而走。后来，祖母去世了，可艾里和丹这对孪生兄弟又降生了，然后是雷切尔、西莉亚。父亲不得不存更多的钱，不得不再等上一两年。

因此，他们始终没有走成。安娜明白，美国不过是他们夜间的床第之谈，正如他们聊家常、邻居、金钱和孩子一样。他们会永远呆在这儿的。若干年后的某一天，安娜会长大成人，做一个象普雷蒂·李那样的新娘。（普雷蒂的父亲在桥那边拥有一个养鸡场。）她会被人领到华盖下，头顶白色的面纱，在小提琴的伴奏中翩翩起舞。然后，她会成为一个母亲，就象自己的母亲一样和一个新生婴儿躺在床上。然而，这一切仍是一成不变，仍是周而复始，单调乏味。父亲和母亲也仍将在这儿，过着和现在毫无区别的生活。

是的，这所栖息的寒舍也会留在这儿。雷切尔在床上翻动着，那条老狗带着叮当直响的链子蹲在院子里。棕色的窗帘，这充满松树味和干草气息的夏夜，以及母亲种在大门口的那簇黄玫瑰。还有夜鸟发出的沙沙声和青蛙鸣叫的颤音：我活着，我在这里，我要睡觉了。

二

只要安娜一提起或想到普雷蒂·李的事，她就会不自觉地沿用起她十二岁时的语调来，那件事刚好发生在她十二岁的时候。

“妈妈派我到农场去买鸡蛋。当时，我和普雷蒂站在院里数蛋，然后我想进仓库去看初生的小牛。就在我进去时，那伙人就来了，一共有三个。他们骑在马上，溜进了院子。

“我想普雷蒂一定认为他们是来买蛋的。因为我看见她满面笑容地望着他们。这些人下了马，他们中的一个抓住了她的肩。他们在笑，可我想，他们也在生气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，可是普雷蒂尖叫起来，我吓得爬上楼梯钻进阁楼藏了起来。

“他们把她拖进了仓库便关上了门。她那尖叫声，啊，那尖叫声！他们喝得醉醺醺的，用波兰语说着下流话。在他们干瘪的面颊上，眼神全都很激动。他们把她的裙子拉上来蒙住了她的脸。啊，他们会闷死她的，我当时想。我不能看，可我却无法把眼光从他们身上移开。

“这简直就象是公牛和母牛！想起有一次，当我和爸爸

妈妈一起散步时，妈妈说，‘别看！’我问：‘干吗不能？’她回答说：‘因为你太小不懂事，这会把你吓坏的。’

“可是公牛和母牛并没有吓坏我。它们所做的是一桩极为简单的事，远不如这件事那么可怕。当时，普雷蒂·李在地上扭动着，双脚踢打着。她从裙子下面发出的尖叫变成了哭泣和恳求。这声音很轻，象是发自幼小的动物。两个男人按住她的双臂，另一个则压在她身上。一会儿，她停住了扭动和哭泣。我想，老天爷，他们一定杀死了她！”

“之后，他们把门敞开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我听见母鸡在院里咯咯直叫。阳光射进仓库，照在普雷蒂被裙子蒙住的脸上。她双腿赤裸着，叉得很开，血粘糊在她的大腿上。过了很久，我才下了楼梯。我怕触摸她，最后，我鼓起勇气把她脸上的裙子揭下来。她还在呼吸，她只是昏过去了。她的下巴上有一条口子，漆黑的头发撒开了。当她醒过来时，她只求一死。”

“我走到外面的草丛中呕吐了。之后，我提起鸡蛋篮子回家去。”

这就是她所能记得的全部经过。在这么些年中，只要一想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，她都会联想到这件事，尽管她多么不愿意这样去想。

黄昏时分，当桌上的碗碟收拾干净后，母亲说：“过来，安娜，我们到外面台阶上去谈谈。”

可是，在这暗蓝色的黄昏中，树后晃动着各种阴影。而且，远处有人在行走，那急促的脚步声愈来愈近。

“我不想出去。”安娜说。

“那好吧，我叫你爸爸和弟妹们到院子里去。我们可以在屋里谈。”

母亲搂着女儿躺在床上，拉起她的手。母亲的手温暖而粗糙。

“听我说，”她柔声道，“我宁愿付出一切代价也不愿你看见这件事，这种丑恶的事情！”她在颤抖，这颤抖不仅来自她的身体，也来自她的声音。“这世界竟然变得如此可怕，人类竟然不如禽兽！但是，你仍要记住，安娜，多数人还是好的。你一定要尽快把这丑恶的事情忘掉！”

“有人会惩罚这些人吗？”

“首先，没人能证明是谁干的，没人看见这事。”

“我看见了，我记得那些面孔，特别是那矮矮壮壮的一个，他穿着红衬衣。有时他到克罗恩酒店去喝酒。”

母亲一下坐了起来：“听我说，安娜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决不要，决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事。你明白了吗？灾祸将会落到你头上的，落到你爸爸和我的头上，落到我们全家的头上。你决不要，决不——”

孩子吓坏了。“我明白。可是，难道对这些坏蛋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种事不再会发生呢？甚至你，妈妈都不可能知道吗？”

母亲沉默了，可是安娜穷追不舍：“你说我们怎么能知道？”

“我们没法知道。”

“那么他们就可以永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甚至杀死我们？”

“这也可能。现在你到底长大了，懂得了这一点。”

孩子哭起来，母亲拥抱着她。一会儿，父亲进来了，他

站在门口，双眉深锁。

“我已下定了决心。一年又一年，我们一直在拖延。可是今春我们无论如何得走。我们卖掉家具，你的耳环，还有你母亲的银烛台，我们一定要到美国！”

“可我们是七口人了。”

“就是十七口，我们也得走。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！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有一次不低头生活。”

1906年的冬天令人不可思议地暖和。雪只短暂地落了几次，在地上形成一个个灰色的稀泥洼。潮湿的风刮着，穿着厚重大衣的人们不住淌汗，打喷嚏，发抖，最后发起烧来。二月底，雨又下起来了，长柱般的雨水从阴沉的天空倾泻下来。街上全是吸啜着响的泥泞。水从小河隆起的河床处冲向堤岸，向四面八方泛滥开来。

河岸处，瘟疫发生了。三月中旬，一个婴儿及其祖父死在一座房舍里。河对岸有一户农民全家死亡。患病和死亡人数与日俱增。瘟疫开始向南北方向蔓延。五英里远的农场上，人们抬着死者到教堂墓地埋葬。就象是土豆田里的黑斑病一样，这瘟疫蔓延到了街上的居民区。无处可走了，除了坐待死亡，没人知道该怎么办。

在安娜的屋里，百叶窗全关上了。“要是这瘟疫不很快停住，”父亲说，“呆在这儿，那些人会来找我们麻烦的。”

母亲悲哀地说：“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，是害怕霍乱还是害怕他们？”

“在美国，没有霍乱，”安娜说，“任何人也用不着怕其他人。”

“夏天，我们一定得到达那儿。”父亲说。

也许他们本来是真走得成的，——谁知道呢？

然而，父亲和母亲却双双染上了霍乱，两天之后，在三月底就去世了。西莉娅和雷切尔也随他们而去。只有安娜和两个孪生兄弟安然无恙。

他们侥幸活下来了，这个红头发、个子细长的姑娘和两个十岁的弟弟跟在四口松木棺材后面到了墓地。在念祷文时，他们在如鞭抽似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看见那第一块土巴敲打在棺木上。快点，快点吧；冷得受不住了。安娜在心里叫唤着。快闭上眼睛，想想他们的面容，记住他们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。

他们站在厨房里。现在，这所曾是他们家的房子已被封闭并消了毒。有人给他们端来了汤。小屋里挤满了裹着黑布和披肩的邻居。

“那么，这些孩子怎么办呢？”

“村里的社团不得不抚养他们了。”

“社团”是什么？当然是指最富有的人啰。你只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施舍和慈悲，而对他们报以无限的敬意。迈尔·克罗恩走过来了，他是本村的酒店老板，杂货商兼高利贷者。他高高的个子，面有麻点，穿着农民皮鞋，戴着农民帽子，灰色的胡须乱蓬蓬的，声音粗厉刺耳，但讲起话来很有权威。

“那么谁收留他们？艾夫罗姆，你怎么样？你呢，约塞尔？你房子够大的！”

“迈尔，你知道，我只能尽我所能。我愿意收留一个，而没法收留三个。”

迈尔·克罗恩皱起了眉。他前额上的皱纹深得可以陷进手指甲，他吼了起来。

“我们不能把他们一家拆散！现在，这儿有谁肯收留三个孤儿？我问你们谁肯？”

没人吭声，安娜双腿发软，骨头象散了架似地。

“噢，”迈尔说，“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！你们在想，‘迈尔有钱，让他收留吧！’”他伸出粗壮的手臂。“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得把半个村社都养起来吗？‘迈尔，学校需要添一个新炉了；张三或李四又折断了腿，他的家人在挨饿——’这样要求我还有个完吗？”

只有咳嗽声和拖地走路的声音。有人对艾里说，他现在应当是个大人了，一定要克制自己不要哭。

“好吧，”迈尔说，“好吧，”他叹了口气。“我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离开了，房子够宽的。有一间两个男孩可以住，安娜就和女佣人同住一张床。”他声音平和了一些。“安娜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呢，艾里？你们两个哪个是艾里？另一个叫什么名字？我总是要忘记。”他伸手按住两个男孩瘦小的肩头。“跟我回家吧。”他说。

啊，他太慷慨，太善良了！安娜赤身露体地走着，人们都望着她那正在膨胀的乳房。她的衣衫已撕裂下来，她感到羞愧，感到自己受到了凌辱，就象普雷蒂·李那样。

克罗恩一家生活富裕，住房有两层，都是木头地板。前面一间屋里铺有地毯。罗莎大婶有一件毛皮披肩。有一个仆人主管打扫房间。罗莎大婶在商店里边量布边等候顾客。有时她也去酒店帮忙，迈尔大伯则到商店来照看一下。

安娜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干活，她常累得筋疲力尽。如今，她已长成象她妈妈那样的高挑个儿，一头明亮而富有光泽的头发，克罗恩一家在饮食上没有亏待她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一天，迈尔大伯问道。当时，他们正在

沉重的皮带轮上卷布，把它抬回架子上。

“十六岁了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！你在我家长出人材来了。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干活的好手。现在是该给你找丈夫的时候了。”

安娜没有回答。可迈尔大伯并不介意。他自有一套谈话方式，那就是只管自己说，不理会对方的反应。

“在这以前，我真该替你作点什么。可是我好象永远没有时间。大家都认为，迈尔·克罗恩是个富人，他还有什么可忧心的事？我的上帝，当我晚上躺下时却总睡不着，我头晕目眩，上百件事一下子——”

他永远在抱怨，即使在他最幽默的话里也总有一种潜在的怨气。可是安娜明白，这是因为他内心有所恐惧。在陌生人家生活，你会学会察颜观色，你会变得敏感而善于分析，从事物表面看到其内涵。是的，迈尔大伯是有所恐惧的，甚至比父亲当年还厉害。因为他在村里身份显赫。当一名新警察派到村里时，是迈尔到他那儿去求情面，以保村子的安全。此外，他还得私下给农民送礼以确保商店不会在节假日里被抢劫和捣毁。同样一个人，他脸上带着假笑来向迈尔赊购货物——他当然如愿以偿，然而这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把施主一脚踢到楼梯下，或放狗来咬他。

“是的，安娜，还有你的兄弟都得考虑。他们长大干什么，让我想想，他们几岁了？”

“十四岁。”

“嗯，十四岁，够大了。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怎样去养活自己呢？”他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“罗莎有一个叔叔在维也纳，他多年前就去了那儿。也许，我向你们提到过他吧。他在那儿卖毛皮。他的儿子在今春就要来这儿买狐狸

皮，这倒是个主意。”

他本人看起来就象一只狐狸，安娜想。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年轻人瘦削而活泼。他那略红的眼睛眨巴着，他的城市装束就象他本人的皮肤一样很合体地绷在他身上。他的话又多又快，使迈尔大伯也甘拜下风。艾里和丹简直着了迷。

“……歌剧院里有大理石楼梯，墙上是镀金的浮雕。剧院可以装得下三十座房子，一边就可以装下你们整个村庄。”

“呸！”迈尔大伯忍不住了，“谁见过有这么大的建筑？我去过华沙，我见过那些高楼大厦。”

“华沙？你竟敢把它与维也纳相比？我现在谈的是一个文明国家，那儿的犹太人写剧本，去大学里教书，那儿没有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，不象这里那些喝醉的农民以此来取乐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丹问道，“维也纳的犹太人的确和其他人一样吗？”

“噢，当然，他们不能参加国王弗兰茨·约瑟夫的宫庭宴会，可其他的平民百姓也同样不能参加。可是，他们有宽大的房屋和马车，他们拥有卖瓷器和东方地毯及时装的大商店——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工作的地方。如今我们的铺面已扩大了一倍。嗨，只要你们工作卖力，会动脑筋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家一代代兴旺起来，前程不可限量！”

这思想在这迷人的青年头脑中已生根发芽了。

“春天，我可能去巴黎，”他漫不经心道，“我给你们说过了吗？”

“说过了。”丹说。

“不错，我们到那儿去卖毛皮给某些商行，买卖被还，要商”